

东河水库之恋

杨晓文

走遍滇中山水,阅尽湖光山色,我心底最绵长、最热烈的情愫,始终系于故乡禄丰的东河水库。它不是声名远扬的引大湖,却以一汪碧水滋养一方生灵;它没有波澜壮阔的气势,却以温润灵秀抚慰我的万千思绪。于我而言,东河水库是列入骨髓的乡恋,是融入血脉的依恋,是历经岁月愈发醇厚的爱恋。这份深情,始于初见,陷于美景,暖于烟火,敬于担当,终成我一生不变的眷恋,在时光里静静流淌,岁岁年年。

禄丰市东北部的青山翠谷间,东河水库静卧于星河江支流东河之上,毗邻五台山风景区,宛如一块温润翡翠,镶嵌在滇中大地上,藏着一方远离尘嚣的灵秀。这座始建于1958年的中型水库,历经六十余载风雨,从民生水利工程,蜕变为禄丰的生态地标,以默默奉献的担当,承载着造福一方的深情,成为禄丰人心中最坚实的依靠。

这里,群山如屏环抱,林木葱茏,山护水,水映山,岸线蜿蜒、湖水澄澈,蓝天白云与峰峦倒影相融,尽显自然灵秀;这里,坚守生态初心,管护有道,水质优良、岸线常绿,既有山水相依的诗意,又有滋养民生的温情,一道道坝,镌刻着先辈的奋斗与坚守;这里,扛起使命担当,防洪护安,筑牢百姓平安屏障;这里,灌溉润田,孕育丰收;这里,供水赋能,助力地方经济持续发展。

从1958年筑坝至今,东河水库默默滋养大地、守护家园,这份无声的担当与不朽的功绩,藏着我对它最深的眷恋。

二

东河水库的美,美在动静相宜,美在时光交替的万千风情。清晨的水库,是薄雾轻笼的仙境,轻柔的水汽自湖面升腾,缭绕黛色山峦,模糊水天边界,天地间只剩朦胧青蓝,静谧祥和。朝阳穿透晨雾,金光洒向湖面,碧波碎金闪烁,粼粼波光如星子坠落。微风拂过,吹皱碧水,垂柳轻拂,锦鲤悠然游弋,搅碎光影,漾开涟漪。我漫步木栈道,鸟鸣清脆,草木与水汽的清香沁脾,尘世喧嚣皆被抚平。

水库岸线曲折多湾,尽显自然柔美。丰水期湖面开阔明净,如一面巨镜横卧山间,将蓝天白云、青山绿树尽收眼底。水天一色、壮阔无垠;枯水期库湾浅滩渐露,水草丰茂、湿地连绵,成为水鸟栖息的乐园。白鹭成群翩然而至,或静立浅滩、优雅守岸,或展翅掠过、身姿轻盈,勾勒出“一行白鹭上青天”的诗意画卷。野鸭戏水、鸳鸯相戏,各类水禽在此繁衍生息,为静谧的水库添注了无限生机与灵动。

登上观景台,景致更显雄浑。凭栏远眺,库区全貌尽收眼底:春日桃花缀枝,杜鹃怒放,将青山装点成一幅缤纷花海;夏日林木葱郁、浓荫蔽日,清风送凉,是天然避暑氧吧;秋风起,枫叶燃红、银杏铺金,彩林映水如油画;冬至湖

面如镜,远山含黛,素雅空灵。这般风光,一步一景,让我深深迷恋,流连忘返。

三

东河水库不仅有绝美的自然风光,更藏着温暖的人间烟火。近年来,禄丰市依托东河水库优质生态资源,打造“东河印象”康养区、滇中钓台、东河田园综合体,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让绿水青山成为富民兴村的金山银山。

“东河印象”康养区依水而建,与湖光山色融为一体。环湖步道蜿蜒临水,一步一景,满眼皆绿:水上浮桥轻盈,行走其上如泛舟湖面,趣味盎然;造型雅致的游船漂浮碧波之上,推门见湖光,凭栏揽山色,是我放松心情的好去处。在这里,我远离城市喧嚣、回归自然本真,时光变得缓慢而温柔,心灵得以全然放松。

垂钓是东河最具烟火气的乐趣。标准化钓台沿湖而设,我手执鱼竿,闲坐钓台,静待鱼儿上钩。身旁白鹭相伴,耳边清风徐徐,眼前碧水悠悠,人与自然和谐相融。每一次提竿,我收获的不仅是鲜鱼,更是亲近自然的惬意,是放下疲惫的舒怀。

水库周边,乡土滋味格外诱人。农家乐炊烟袅袅,现捞现烹的东河生态肉质鲜嫩,汤汁醇厚,鲤鱼、草鱼、青鱼、鲢鱼各具风味;山间野菜、野生菌清新爽口,满载大自然的馈赠;农家小菜、特色炊饭,一口下去,尽是我记忆中乡恋的味道、幸福的味道。从大厂村的高产农田观

光园,到沿岸的特色民宿,村民们因水而兴、因旅而富,他们用勤劳双手守护碧水,用淳朴热情迎接我和八方来客。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那般温暖的日常,这般浓郁的乡恋,让我对东河水库的依恋之情深深扎根心底,永不褪色。

四

东河水库,是我安放情绪的心灵港湾。得意时,我赴东河之约,携满心欢喜与荣光,把酒临风,看碧波万顷映着晴空,听清风送语伴着鸟鸣,任湖光山色浸润心房。所有的浮躁与张狂,都在这汪碧水间沉淀,让我少了锋芒,多了从容。

失意时,我寻东河而居,载一腔愁绪与迷茫,独立岸畔,任微澜湖水涤荡尘烦,凭轻柔山风抚慰心绪。看渔火点点映着夜色,听虫鸣阵阵伴着涛声,看那浩荡的大坝依旧坚守如初,我便知所有的失意与彷徨,都能被这方天地温柔接纳。

东河水库,见证过我的意气风发,也抚慰过我的失意迷茫,它的一草一木、一汪碧水,都刻满了我对故乡、对它的深情。这份爱恋,无关风月,无关名利,是融入我骨髓的牵挂,是融入我血脉的眷恋,岁岁年年,生生不息,让我每次奔赴它,都能在山水间与自己和解,更能在眷恋中,读懂陪伴与坚守的真谛。

不逐盛名,不慕繁华,静守初心,东河水库用一汪碧水,滋养一方水土,安放我心中的那片乡恋。

(作者系楚雄州作家协会会员)



洱源“老庚戏”

施新弟 施伟玲 文图

在享有“梅子之乡”“唢呐之乡”等美誉的洱源县洱源镇松鹤村,最醇厚的年味,从来不在烟火喧嚣里,而在一场代代相承、生生不息的“老庚戏”中。每到新春佳节,红灯映巷、乡音绕梁、唢呐声声,一场跨越岁月的大戏——老庚戏,便在村中古戏台上如约开唱,把传统曲艺与团圆深情,唱成了松鹤乡人们最难忘的年味。

在松鹤,老庚戏这一古老习俗薪火相传。向年出生的老“老庚”,以生齿为序、以情谊为纽,“老庚唱戏”的古老习俗历经岁月流转,从未中断,早已融入村民的血脉中。精彩的表演不仅让老一辈重温传统,也让年轻一代感受家乡文化的魅力。

这项习俗以十二生肖为序,每年由年满43岁、属相相同的村民牵头承戏,在春节期间连唱五至十天,为乡亲们登台献唱大戏,老少几代悉数登场,让乡土文脉生生不息。每一届老庚戏都会提前一年潜心筹备、精心排练。演出时村里的唢呐队全程伴奏,一唱一和、一颦一笑之间,既是民间艺术的代代传承,更是故土乡情的绵绵延续。

一台老庚戏,半部乡风史。表演者身着彩妆、粉墨登场,演绎古今英雄故事,传颂忠义礼信美德,既承载着中华

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更彰显家风淳、民风正、家业兴的深刻内涵。老庚戏剧目取材于历史典故、民间传说,鲜活生动。唢呐独挑大梁,包揽前奏、间奏与尾声的核心演奏,高亢嘹亮的音色穿透云霄,一经响起,便能抓住全场人的心神;铿锵有力的打击乐紧随其后,或轻敲点缀,或重锤呼应,一吹一打相得益彰,撑起整场的节奏与氛围。

从正月初一到初八,古戏台终日唢呐高奏、锣鼓铿锵、唱腔悠扬,一场场老庚戏古韵醇厚,热闹欢腾。村民与游客围坐观演,掌声与欢笑此起彼伏,唢呐声声辞旧岁,戏韵悠悠迎新春。唢呐、老庚戏、古乐交相辉映,民俗风情与团圆暖意交织流淌,成为山乡最动人的新春图景。

戏中藏传承,台下满乡情。每逢演出,当日参演的老庚家都会主动备上家常饭菜、清茶热汤,热情款待乡邻与远道而来的客人。古戏台下,身着雪白羊皮褂、爱吹高亢唢呐的村民欢聚一堂,热热闹闹迎新春。他们既是台上演员,也是台下观众,台上唱得用情至深,台下看得投入动容,人人都能过足戏瘾。

从第一代老庚,到一代又一代后来人,这一场戏早已不只是娱乐,而是一场场文脉永续的新春礼赞。

(作者单位系洱源县融媒体中心)

石头开花处 山歌正流传

蓝飞燕

在我的老家广西,山歌,是从石缝里开出来的。

这话,我九岁那年第一次听阿婆说。天刚麻麻亮,草尖上还挂着露水,她牵着我赶“三月三”。山路窄得像谁随手丢下的一根杈线,蜿蜒蜿蜒,隐进深山的雾里。

“阿婆,三月三是什么样?”“是石头开花的日子。”她说。到了圩场,我才懂得这“开花”的意味。人从四面八方山坳里渗出来,汇进场坝。空气稠浊起来,混着汗味、蕉叶裹着糯米饭的甜腻,和姑娘头上野柳子若有若无的香。嗡嗡的人声聚拢又散去,像是大地本身平缓的呼吸。

然后,一个调子从坡上硬生生地站了起来。是一位黑衣老者,立在土坎高处。他的嗓音沙沙的,像秋风刮过晒干的玉米秆,又像是从地心深处传来的、闷了许久的回响。他唱:“开天辟地是盘古,生我壮族是布洛陀……”调门不高,却有一股子倔强的硬劲,从满场的嘈杂里,劈开一条路来。阿婆捏紧了我的心:“听好,这是从祖公的祖公那里,一路驮过来的声音。”

后来我明白,山歌是什么是从石缝里长出来的。在没有文字的年月,人们的心事、祖宗的道理、活命的章程,全都交给这调子驮着。它驮过荒年,驮过兵乱,一代又一代。

场子中央,竹竿架起来了。“哒,哒哒哒。”竹竿敲在青石板上,脆生生,清凌凌,像山泉水一滴一滴落在玉盘里。后生们脚踩着铃铛,在竹竿开合间,跳、勾、提。绿竹竿碰在一起,哗啦啦响成一片,仿佛沉默的山溪水忽然忍不住,笑出了声。阿婆说,

这舞老名叫“打虎”,本是练打虎的。我看着那竹竿一开一合,却像一张凶险的“鳄鱼嘴”。

最热闹是抛绣球。五色绸子扎的彩球,拖着长长的穗子,在半空划出一道道转圈跟圈的彩虹。姑娘在木楼上,后生在土楼下,球抛过去,目光和心思也跟着抛过去。有个憨实的后生,总也接不好,急得扯下包头巾擦汗。楼上的姑娘瞧见了,“扑哧”一笑。再抛时,那彩球便软软地、稳稳地,正落进他怀里。阿婆悄悄讲,古时候,这也是件兵器。后来不打了仗,裹上彩布,塞进棉絮,一件杀伐之器,就成了这定情情、轻飘飘的绣球。

夕阳西下,人潮像退潮般慢慢散去。场坝空了,只留些彩纸屑,粘在黄泥地上。我跟阿婆往回走,山路静极了,只听得见我俩的脚步声,沙沙,沙沙。“阿婆,石头开的花,是不是谢了?”阿婆停下脚,望着远处青沉沉、一层叠一层的山,轻声说:“花谢到土里,力气就沉到根里去。明年石头再发,筋骨就更硬朗些。”

许多年过去了,我走过许多地方。城里也常有盛大的“三月三”,舞台光鲜,编排精巧。可我总觉得,那歌声太润太滑,竹竿声太齐太准,绣球抛得太像表演。它们都好,只是少了那份从石缝里挣出来的韧劲儿,少了那份把“鳄鱼嘴”当成儿戏的、苦中作乐的豁亮。

我于是越发怀念那沙哑的、仿佛从地心钻出来的调子。阿婆没骗我。山歌真是从石缝里长出来的。石头里开出的花,不娇贵,耐得住旱,受得风霜。今年谢了,力气便都蓄在根里。待到来年春天,东风一吹,雨丝一润,便又从新的石缝中,顶出苍绿苍绿、生生不息的芽来,生生不息。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协会会员)



不知从哪天晚上开始,广场一角支起了一块大大的幕布,一架有些笨重老式的投影仪支在地上,幕布前摆了几张小凳子,不多,也就十多张。放映人是个黑瘦的老人,六十岁上下的年纪,脊背微微佝偻,手却很稳,调试设备时一丝不苟。

多少年没见过露天电影了,上一次看,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我有些好奇,是老人自己有设备,觉得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还是有组织的公益放映,不得而知。但不管怎样,这样的场景出现在眼前,总让人觉得心里软软的、暖暖的。

放的多是抗战题材的片子,也有时下流行的动作片。观影的人不多,多的时候二三十个,少的时候就三五个人。老人并不在意人多人少,来了就开机,映完就收摊,认真真,从不马虎。

我和先生每晚都要到广场遛狗,路过时总要看一眼。有一回,先生站住了,看着幕布上晃动的光影,忽然感叹起来:“现在的人,都在家看手机看电视了,年轻人看电影都在影院跑,露天电影是没几个人看了。”

我没接话,知道他想起了从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看露天电影是事。村公所的大喇叭一喊,整个村子都沸腾了。一到下午饭后,孩子们最先冲出家门,手里攥着板凳,一路跑一路喊:“放电影了!放电影了!”大人们收拾干净三三两两往村公所赶。去得早的占前排,去得晚的就站后面,再晚的只能爬到墙头上、树杈上。人挤人,脚挨脚,空气里弥漫着皂香味和汗味,还有老式胶片机转动时那股特有的、微微焦糊的气味。

“咪嗒、咪嗒、咪嗒……”那声音至今还在耳边回响。

最难忘记的,是读初中时那回。我学会了骑自行车,便和同学约好骑车去看电影,看完还要赶回去上晚自习,心急火燎地蹬车,在公路上骑得飞快。天已经擦黑,骑到一段正在修的路时,车轮被石子一绊,连人带车就栽进了路边的空地。

露天光影

葛晓燕

空地正在泛肥,准备种庄稼,我不偏不倚地摔在了那堆肥料上。那天的电影叫什么名字,我早就忘了。可那堆肥料的味道,至今记得清清楚楚。

想着这些事,不禁又看了看广场上的老人。他坐在一旁静静地看银幕,幕布前只坐着五六个人,大多是上了年纪的,看得却很认真。有个老太太怀里抱着个孩子,孩子已经睡着了,但她还是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银幕。

光影在他们脸上明明灭灭,映出深深浅浅的皱纹。那些皱纹里,藏着多少往事呢?

我忽然觉得,老人来放电影,也许并不在意有多少人看。他只是想,在这春风沉醉的夜晚,点亮一块幕布,放出一些老故事,让那些和他一样怀旧的人,有个去处。就像在河边点一盏灯,不是为了照亮整条河,只是为了让夜归的人知道,这里还有光。

后来的日子,每晚去广场遛狗,我都会习惯性地望一眼幕布是否挂起。我有时在想,他图什么呢?来去悄悄,估计多数人连他姓什么谁都不知道。他也许只是觉得,这幕布既支起来了,就该把故事讲完,哪怕只有一个观众,也是观众。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晚上。那晚时间有些晚了,已经十点多,广场上的人慢慢散了。跳舞的收了音喇叭,溜娃的回了家,连广场边卖烤玉米的小贩也推着车走了,只有旁边的烧烤摊上还不时有几个人。幕布前剩下一个年轻人,身边跟着一条小狗。小狗还小,正是调皮的时候,坐不住,一会儿追着主人的尾巴转圈,一会儿跑到幕布后面去探个究竟,一会儿又蹿出去老远。年轻人便一次次站起来,小跑着把小狗抱回来,搂在怀里安抚几下,再轻轻放回地上。如此反复,他却不见急躁,每次抱回小狗,又安安静静地坐回去,眼睛重新落在银幕上。

小狗渐渐安静了,趴在主人脚边,偶尔抬起头看看幕布上晃动的人影,又低下头去。

偌大的广场,只剩幕布前那一老一少,还有那条小狗。

(作者单位系大理州委党史研究室)

老人坐在投影仪旁边,年轻人坐在小凳子上,小狗趴在他脚边。两个人和一条狗,就那么安安静静地看银幕,谁也不说话。光影在他们脸上流淌,忽明忽暗,像是时光本身在轻轻呼吸。

我们准备回家,走到广场边时忍不住停下来。

那一瞬间,我忽然觉得眼前的画面像一帧老电影——两个相隔了几十岁的人,被一块幕布连在了一起。他们之间没有对话,甚至可能互不相识,却在这个春风沉醉的夜晚,共享着同一段光影,同一段故事。年轻人不会知道,很多年前,有个女孩,曾经为了看一场电影摔进了猪粪堆;老人也不会知道,很多年后,有一对中年夫妻每晚路过这里时,都会想起自己的少年时代。

幕布上的光影还在摇曳,像一条看不见的线,把过去和现在缝在了一起。那些骑着自行车飞驰的夜晚,那些挤在人群中踮脚张望的童年,那推让我狼狈不堪的猪粪,那个挤在电影院门口等票的下午……都在这光影里活了过来,鲜活的,明亮的,仿佛就在昨天。

风吹过来,暖暖的,带着青草的气息。广场上的灯很亮,可我觉得,都不如那块幕布上的光动人。那光里有我们的青春,有记忆中的故乡,有再也见不到的人,有再也回不去的时光。

故事还在继续,还有人愿意坐在露天的小板凳上,安安静静地看完一部老片子。在这个什么都讲究效率、什么都要快的时代,还有人愿意在广场上放露天电影,还有人愿意带着小狗坐在幕布下,这本身就是一种温柔——像是一句轻轻的提醒:别忘了,我们曾经那样活过。

老人没有要提前收场的意思,年轻人也没有要提前离开的意思。他们就那么坐着,直到银幕上打出“再见”两个字。我忽然想走过去跟他道声谢谢,可又觉得有些唐突。他只是做着自己想做的事罢了,不需要谁的感谢。

此刻,广场上还有一块幕布亮着,还有一个老人守着他的设备,还有一个年轻人带着他的,真好。

(作者单位系大理州委党史研究室)

千年跳一脚

(外一首)
李昌林

阳光养胖了化佛山
肥绿滴进庆丰湖
波光粼粼的水墨
映着乍定的三月
忙忙着赴一场百年之约
千年跳一脚,百年赶一会
烟与火的接吻
撞碎彝山绚丽的春光
黑龙潭的传说
在弦音里流淌
火炭驱龙的刚毅
化作舞步轻盈的铿锵
龙头琴弹奏小河淙淙
左脚踏破山岗阿哩哩
万人同唱,绣衣斑斓
身影在节拍里飘逸
脚步在火光中燃烧
每一件七彩绣衣
都是岁月织就的长锦
篝火点亮夜色
星月醉在欢腾海洋
手拉手的温暖,漫过胸膛
左脚迈出的理想
同右脚一样跟紧脉搏跳动
街巷喧腾,市集熙攘
美食街上的腐乳香
酥软了羊汤锅里的麻辣魂
总也喝不醉的糯米酒
唱了一整夜
不累的左脚调
非遗陈列时光的锦绣
群星璀璨世界吉尼斯
三月会,是彝山写的诗行
以舞为媒,以歌传情
滇中的翡翠春光
醉着民族风的绚丽舞台

百年赶一会

春风抵达半定坝子
化湖水清澈初开舞山
的山使沸腾起来
左脚脚踏破山野
四弦琴声漫过街巷
斑斓彩衣摇曳春光
篝火点亮夜色
万人牵手围圈,歌起四方
古老的三月会
以烟火为序,以歌舞为章
一山风月,一城热腾
所有奔赴与相逢
都揉进彝乡滚烫的春光
岁岁传承,生生热烈
(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刺夏

唐筱毅

立夏前后,田里的秧苗刚插下去,树梢就红了。

这东西,我们那儿叫“刺泡”。名字起得直白,凡是沾上“刺”字的,都得小心。可小孩子哪管这些。放学后,书包往田埂上一扔,人就钻进草里了。

植株矮矮的,趴在地上,像一丛带刺的绿云。果子藏在叶子底下,红得发亮,一颗一颗,小珊瑚珠子似的。摘的时候得用指尖轻轻捏住,往上一提,熟了的轻轻一碰就掉,没熟的得用点劲。指腹常常被扎,细细密密的小刺,扎进看不见,摸得到,痒痒的,疼疼的。

可嘴里那颗是甜的。那种甜,不像现在超市里水果的甜法。它是酸的底子,甜的锋刃,一口咬下去,先是酸得皱眉,紧接着甜就漫上来了,满口满心的,连牙齿都跟着软一软。

我们一边摘一边吃,吃得满手通红,舌头也是红的。有时候摘急了,连着叶子一块塞进嘴里,还吐出来,也不

满村子跑,边跑边喊:“我有金珠子啦!”

再来后,我们长大了。阿棉嫁到了镇上,阿云去了外地打工。我进了城,坐在写字楼里,吹着空调,吃着一盒十九块九的树莓。干干净净的,没有刺,也没有虫子。可怎么吃,都不是那个味道。

去年回老家,带着外甥去山上转。找了半天,才在田坎底下发现一小丛。稀稀疏疏的,果子也小。孩子没见过,伸手就要抓,被刺扎得哇哇叫。我摘了一颗,吹了吹,塞进他嘴里。他瞪了瞪,眼睛一亮,含糊不清地说:“好吃!还要!”那个模样,像极了当年的我。

只是再没有阿棉和阿云的声音,再没有狗尾巴草串成的手环,再没有奶奶坐在门口眯着眼睛笑。树莓还在。刺还在。我推我一下,我挤你一下,嘻嘻哈哈的,最后谁也不生气。

手帕是标配。四角一结,兜成一个小包,红红的,一包提在手里,晃悠悠的。阿云手巧,会用狗尾巴草把树莓一颗一颗穿起来,做成手环,戴在手腕上,红玛瑙似的。我们学着她穿,穿得歪歪扭扭,穿到一半就塞嘴里了。

还有一种吃法,把穿好的树莓串两头一合,打个结,挂在脖子上,像佛珠。然后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协会会员)